

七

首

1

本片卷自

1945

年

1

期

1945

年

第

1

期

青丘

刊叢藝文



11/22

行發兼輯編社藝文河新

版出日七十二月二十年四十三國民

獻給

「一二一」死難四烈士

七首

第一期目錄

前面的話	許黎平	(2)
七首小論	林路曦	(2)
「嚴父慈母」之類 (雜文)	劉離	(3)
野火 (雜文)	林暉	(4)
悼 (詩集)	蘇永嘉	(5)
四行 (七首小輯十部)	企羊	(6)
介紹「震撼世界的十日」(卅詩寫的新書介紹)	蘇永嘉	(7)
李新與王黎音 (小說)	許黎平	(11)
罷工 (野生的理想短篇小說之一)	劉離	(28)
補白	葉松濤	(42)

前面的話

許黎平

今天離開「一二·一」差不多快一月了。凝結在人們心中的憤怒並沒有消除。由憤怒凝結成的風暴激起了欠被奴役者的生活海中的波瀾，在奔騰着，在泛濫着。因此，我們更不能不時時忘記起個個奮不顧身與野獸搏鬥而倒下去的戰士。

真正在工作中的，他不叫聲，因為他已無餘暇；而只有在鬧着總喜做發狂騷。真正是亂死如歸的勇士，往往是默默的向死神挑戰；而誇口「勇往直前」的却多半臨陣脫逃。

死去的不是「毀滅」中的美藉兒，因此他們與我們永遠生活在一起；也因此陰謀家的造謠，嫉妒，仇恨與壓迫並沒有因為他們的死而中止。

在這種悲憤的日子裏，活着的一邊揮淚，一邊咬着牙關工作。在弄淚水迷糊的眼中；我們難道不能見到一線的希望？

七首小論

林路曦

舊社會的改革正如補苴罅漏一樣，需要徹底。我東牆補西壁的法是經不起一陣風暴的。

舊社會的抗爭也正如把腐蝕的牙齒搖鬆一樣，倘但求一時不痛苦，隨便敷上了止痛藥，痛苦又那里能解除呢？所以魯迅先生在一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中指出了：「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舊社會的根據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要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牠什麼，並且舊社會還有牠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牠自己是決不妥協的。在中國也有過許多新的運動了。」

，卻每次都是新的敵不過舊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方面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滿足。

要求進步的首先要瞭解自己的進步，要為時代的動盪擊着自己不進前進，那與能抵着歷史的車輛向前？改革者所要強到的致命打擊，往往不是由於敵人，而是自己不知不覺中墮到自滿的爛泥中。

自滿的總要採築了，因為他再也不想進步，所以對舊社會的不滿卻更有行動，也總喜歡站在台上發號施令。他與落伍的一樣沒有前途。

革命是實際的艱苦工作，革命者不想要何種多頭目的團體，也要同內部的腐化勢力鬥爭，這樣才能不斷的進步，才配稱得起考驗。

「嚴父慈母」之類

劉 離

好像是外國的一位政治家，也許是孫中山先生會說過：「政府的官吏是人民的公僕。」它的意義當然很明白，官吏應以人民的生活、幸福、康樂為主，不然怎麼算作公僕？那末不管政府的主席或總統或皇帝或××長，都應該算是公僕之一。

可是又有些中央派的記者之流，派來解釋「學潮」的大員之流，却把學潮的「那位」公僕，提升到「嚴父慈母」了。這自然為的於世關係最近一點，說到家人父子，什麼話也就好辦，終於是「嚴父」自然應負管教之責，「子女」的反叛也罷，爭民主也罷，都不問可知是小孩子的胡鬧。雖然胡鬧就該好好的上訓去，不准再輕視。如果不聽，身兼「嚴父」的「慈母」也可拿第一把淚一把的來勸告一番，如果還從「慈母」的態文遠來進了，不然，按照著法，自然是「父問子死，子不敢不死」。不聽「嚴父」的，就是叛逆，就應該，原則，自然更應用 Nure Int. S.A. 的衝鋒槍手機關砲。

公僕是爲人民服務的，可是一升到了「嚴父慈母」，就完全不同了，嚴父提督製造的阿媽機教訓，訓政的來話，就不是無根據的了，「慈母」也就鼻涕一把淚一把的增進了「子女」的口，說：「你們這些孽禍呵，死了就娶了我的命啊！」這不正是青年是「國家根本」的那一套！

大日耳曼的「元首」，大意大利的「領袖」，大日本的「天皇」，我們中國的一嚴父慈母」，如出一轍。

所謂說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

野火

林曄

中國的孩子是在打罵中長大的，中國的老百姓是在刺刀與槍托下走完了他的一生。但是有人却說中國的自由太多了。這不是統治者的話便是奴才對自己的解嘲。因爲前者不把別人當做人看待，而後者便不想自己看做人。

古時代，陰謀家要復古便搬出了堯舜來壓迫人；近代海國爭流要反對革新，也便抬出了孔聖來嚇唬；而現在的陰謀家要「統一天下」便搬出唯尊裝扮「老百姓」在反內戰時事晚會上發表「救平內亂」的演說，他們的打手便穿着從民家剝借來的衣服，在街上虐殺愛國的學生。

時代不同了，陰謀家的花樣也便翻新。

據某教授說：「造謠是人的天性。」果如是，還有話難道不也是造謠？世間那裏有超然的人，超然的真理？可是，有些人偏愛超脫一切，但是誰能把自己拉上天呢？

由敵人投來的明槍並不可怕，而可怕的是敵諜背後飛來的暗箭。敵人的謊言不足畏，而自己陣營里的造謠中傷則敗事有餘。
用漂亮的話語來掩蓋自己的罪惡，用冠冕堂皇的理論來扭曲事實。這是在書齋中的革命者最大的悲哀，因為紙糊的燈籠那裏能敵得住現實中暴風雨的襲擊？

悼 （五首）

蘇永嘉

（一）

你們的喉嚨關閉了
你們的眼睛關閉了
可是

你們千萬倍加強的
張開了全身

作喉嚨
作眼睛

要永遠呼喊自由，民主，
要仇視

那一個還後同你們站在一起。
（二）

你們的屍體

是張貼在人民心中的標語
用血寫着：

「我們要求民主，自由……」
「我們反對內戰……」

這標語使特務狗子們骯髒的手指失去作用，
人民要天天讀它

看你阻壓得住？
（三）

伙件們，
你們在光榮中倒下

你們的軀體已經得到安息。

但，你們並未退出爭自由的鬥爭
你們的死

使你們成爲自由鬥爭的一部份
你們和鬥爭永遠站在一起。
你們是幸福的。

(四)

年邁的媽媽們
你們不要再祈禱神靈
你們要咒詛呵
用最惡毒的言語。
讓惡靈

落在那滾流似主席將軍頭上
壓着這腐爛骯髒的一團
瓦解，崩潰不留一點渣滓
我們年青人去戰鬥
像你們死去的兒子一樣勇敢
我們去爲人民戰鬥。

(五)

你們是不能做忘語的
久遠的歲月之後

那些紅色如嬰兒手指的綠埃
猶以搖着你們流血的額

作爲它們的榮譽，
雨水也會飛過縫隙
吮舔你們等待的眼睛，
還有那開放的紅花，
會告訴你們季節的變幻

歌唱不停的社鵝布羅
將詳說給你們這田野上農人的生活
它們都不忘記你們
如我們不能忘記
你們是我們的伙伴，戰士
如媽媽不能忘記

你們是親生的兒，女
中國的土地也是愛自由的
中國的土地也永遠不能忘記……

四行 (七首小輯一部)

企羊

張筠也殺人，

強盜並不要殺人，

強盜的刀不是殺人的刀，

殺人的元兇並不是強盜。

(二)

警察帶一小羣準備狩獵，

把那麼多直道的兩眼冒火，

任憑你獵，一個來獵十個，

紹介

「震撼世界的十日」

彼得堡陰霾的

落雨，

狂風，淩厲的

旋捲着濃更灰藍的霧

滑軟的泥漿

冰透了約翰·雷特的鞋子。

日子是如此沉重

冰冷

無光。

你知道有多少正在冒火？

(三)

你殺死我，

我是無法控訴你的罪惡；

你的罪惡，

終於因我而不能夠抹滅。

x

x

x

夜間

披着皮大衣

環着假珠寶的賣淫婦

比往日更多，

輕薄的歌聲

引誘不動

那些已被革命吸住了的

兵士

工人。

蘇永嘉

到處缺少麵包

一位吃屍體的惡鬼(商人)

賄賂却免除了

三倆兒子的兵役

一個在食物布疋上做交易

另一個，非法的從那裏那頭

變黃金給芬蘭人，

第三個在食料廠

操着絕對利潤。

農權和囤積者

(注意，這且多麼像我們這個國家啊！)

利用混亂來累積財物

他們依然有

梳水般的香檳酒

二萬盧布的大賦法。

他們需要德國人

不要革命！

當人民的麵包券

已得不到四分之一磅

黑麵包

他們却有：

白麵包，餅，茶，蜜，烟草，蛋饅，糕餅

，美酒，牛油肉醬菜……

啊哈，

他們把食物，布疋，燃料

偷偷運往瑞典去了，

他們悠閒着

為飢餓，寒冷，疲憊壓倒

不能再戰的兵士

——「懦夫」

他們「做俄國人」是怎樣壞「可恥」！

黑夜多煩悶！

天明了

兵士們

在街頭交鋒，擄打

(是革命對反革命)

檢査哨遍檢皆是

塔塞街口的坦克

飄揚着紅旗

——我亦行人。

槍彈咆哮呼嘯着，

語言停過全城

——將有一個工農兵危急的示威。

如像被風衝作弄

牆頭貼出——「警告」

一切「中庸派」

哀求

放棄暴動。

勞動的人民

熱烘烘的頭腦

受不住這些說說的冷水。

彼得堡

瘋狂的搖擺着

——絕對的方向

(不是左，就是右

無有中間)

斯爾幕尼學院

——革命的心臟

三小時調換一次通行證

因為這里混來的好細如麻。

燈光澈夜靈亮

會議進行着

狂亂的小鈴，維持會場秩序。

睡覺的代表們

從鐵席的坐椅上醒來，

又開始辯論。

衆人唾罵的

布爾什維克

堅定如鐵砧

把握住革命。

x

共和國證議會會場上

克倫斯基

面色蒼白

冷汗透了衣衫

惡骨崩碎

動情的流出眼淚。

戰鬥是無情啊！

——群眾們，心正鬥爭得

像鋼鐵，

輕輕的嘲弄他。

那些佩金邊勳章的

將軍，

抖動捲曲美麗的鬚髮

變青變成鐵樣，

「你們，反叛的

布爾什維克，

害了俄羅斯

波羅的海艦隊衛大的代表們

兵士代表們

農民代表們

工人代表們

蜂擁，嘲弄，怒罵，

哄笑。

呼喊著

——你們代表的是誰？

滾開

滾開

滾開……

x x x x x

列寧

仰起光禿的頭顱

揮動雙手，

波朗希太因

冷笑着，

卡米諾夫

瘋狂的吶喊，

盧納卡爾斯基

朝他瘦小的身軀，

他們迎接

隆隆而來的——社會主義

革命先知的

鐵的意志

指給

狂擁的勞動人民

是李新仍舊一聲不響的鎖着。他想到即將動筆寫的畢業論文，他想到倫敦博物院的圖書館，留美考試……他陶醉在美滋滋的幻想中。同學的叫聲把他驚醒了，他想到昨晚他的愛人王翠香把他拉去參加時事晚會後的一切遭遇，他心裏開始感到了煩燥，但他沒有像同學一樣的叫起來，他却從枕頭下翻出一本書來，側着身體，讀下去了。

十

兩年來，曾經是學生運動的積極參加者的李新沉默了。從前他只曉得工作。爲了工作，他可以拋棄一切；現在可不，他極力的把工作推卸到別人身上去。從前他是不修邊幅的，現在他不能誇究自己的服飾，甚至也希望王翠香打扮起來；從前他很少爲自己打算，有錢便分給大夥用，現在他極力節省，應該說是「吝嗇」，雖然他自己不承認，但是他害怕別人向他借錢，他把生活緊縮起來，像蝸牛一樣縮進了殼子裏去。他沉溺在書本裏，他感到從來沒有的樂趣。他在給朋友的信中便這樣寫道：「……近來深居簡出，懶着走路，講話也懶着說。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害怕熱鬧的場合，我希望能安靜的寂寞了。我無論如何要完成那十年的讀書計劃，建立起理論的系統……」。

據他的二位左遠方的老友說，李新是一個「理智的結論」，有一編織一般的意志」。這話是否還可適用於他，却是一個疑問。近來，當李新懷着無言的喜悅接讀那遠方老友的來信時，他的事情很快的蒙上了一層不安的影子，尤其是他見到老友對他恭謹與懷念的字句，他的眉頭便打皺了，他靜然的坐於沉悶的深淵，但是，他掙扎，他緊緊的抓住了書本，如同落在水中的人，抓到了木塊一樣，緊緊的抓住不肯放。他會反復的問自己：「我變了嗎？」「我太對不起在艱苦中掙扎的朋友們。」但是，他又對自己說：「不，那是多麼幼稚的過去……」隨着一切又變了，他不再想下去，他把朋友的來信擱起，夾在書堆裏。他又埋頭在書架前了。

的確，書本填滿了他近來生活的空虛。生活也許是受一類惰性之支配罷了。不管在什麼場合，他總帶着一本厚厚的書，有時是「資本論」或者「唯物論與經驗批判」。他愛惜時間，所以常常逡巡過念，低聲囁語也不理會。他在自己的生活中築起了一個不可逾越的高牆，他便是高牆裏的主人。他不允許別人侵入他國籍地，他也不想走出高牆以外。兩年前，他與王黎音會熱烈參加大後方的學生運動，日夜忙於理論討論，寫文章……江兩軍變像炸彈一樣落下來，S大的學生跑了大半，他們在半夜里驚醒，翻過了一座又一座山，逃避特務的追逼。李新像驚弓的鳥一樣在一家農舍中住了兩月，他不曉得王黎音究竟怎樣，是活着還是莫名其妙死了。他不敢想下去。這兩月的生活是在苦悶，焦慌，猜疑交織成的痛苦中過着。半年以後，在一個偏僻的縣份，他無意中遇到久別的王黎音，他們快樂得跳起來。

由於一位同學的介紹，他們在一個中學中担任教職，但是，除了教書外，李新似乎是決心不再管別的事。這一半是由於環境的解生，但也許更主要的原因是：這幾年來在恐亂中逃亡所留下可怕的印象壓迫着他，使潛伏在他心中的小資產階級傳統的怯懦性慢慢的拾頭了。在這偏僻的縣份，他沒有朋友，如果沒有王黎音與他作伴，他的生活將是如何的寂寞呀！但也因為她在，他開始完全瀟灑在愛情的海中了。

李新除了教書之外，大部分的時候是消磨在王黎音的房間里。他好像一刻也不能離開了她，如同初戀時一樣。王黎音走了，他便坐在那裏看着紫或寫他的愛信日記。當王黎音離開了教室，推門進來，李新快樂的跑到她的面前，愛情在他的心中像飛躍的鳥兒。他用愛撫的手拍落了她身上的粉塵。微笑掛上了王黎音的嘴角，他的顴骨顯得更加美麗，從她的眼睛放射出愛的光輝，他們緊緊的擁抱着。李新口裏喃喃的說：

「音，我真愛，真愛呀！」

王黎音吃一驚笑起來，她揮脫了李新有力的臂膀。

「你總愛說這話。」

李新也笑了。但在他笑容中隱隱現出了一絲羞澀的感覺。

王黎音覺得李新在戀愛中非常天真，但是他近來的消沉便有點吃驚。她喜歡讀書，在假日里，爲了讀書，她寧願靜坐了它，李新自然是陪着她，但他並不看書，或者只是隨意的翻着。王黎音並不希望他這樣，她希望他的能有偉大光明的前途，所以見到李新近來的生活，她有點憂慮。她勸他與她在一起念英文。如是在清風吹拂下，他們坐在校園的樹下讀「Our Chinese Story」，但是，一星期後在那樹下不再見到李新了。只有王黎音獨自倚着那樹懶心的談着。有時，她的學生走到她的面前，鞠了一個躬。

「王先生，你早！」

王黎音對她們笑了一笑又低下頭，學生們在快樂的笑聲中消失了。

王黎音愛她的學生如而要談她的孿那姊妹一樣。李新說她的心像黃金一樣美麗。

三

一年後，他們又面面相覷。

「李新變了心，不錯，現在他對任何集合都不感到興趣，他對一切活動都感到厭倦，他反對王黎音參加學生自治會，甚至她辦演講會，在他看來也是多餘的。但是，王黎音苦逼着他時，他軟化了。他放下了書，陪她坐在會場裏。這只是當時的妥協，王黎音走後，他又坐在自己所謂的「理智」主席一上。

王黎音不贊同李新去着重理論的學習，放棄了實際的工作，甚至在生活上耽擱了繁雜。她呢，始於

是熱衷於工作。她至少是在貧困中長大的，她對社會的不平感到無限的憤慨，愛慕權勢着她向真道前進。在六年前的「秋天里，王黎音的哥哥由海外回來時，介紹她參加了一個團體，她熱心的工作，虛心的學習做團體的朋友們常常感動地說着：「我們應該向小王學習，或者我們向小王看齐」。王黎音嘴裡「哇」了一聲，說道：「真見鬼！我總是要向你們學習呢。」說後她又默默地沉溺在工作中或者低頭讀「列寧選集」了。她懷着一顆食慾的心尋求真理，如同淘金者一般，從來不知什麼叫做疲倦。自從她參加這個團體之後，她的生活改變了。從前，她喜歡閑談，如果一天不談話，她便要問得像生了病躺在床上一樣。現在，她醉心在工作與學習中，常常可以見到她埋首於案前，拿筆寫筆在紙上「沙沙，沙沙」的寫着，也常常見到她與誰喋喋不休的談論着：「中國社會本質」等等，（雖然她對「中國社會本質」只有一個粗淺的瞭解）；有時看見她低着頭，專心的看什麼，只聽見筆寫過後之響聲。

這幾年來，她的生活是在極端勤奮中過去的，有好幾次是走到了死亡的邊界，但是終於逃過了。在一年多的冬天里，她敬愛的哥哥發去了自由。她聽見了這消息，她哭了一夜，但是第二天，她很早便起來了，他決心更努力的工作。

近來，她看見李新灰色的生活，她感到一陣心痛，責任感磨着着她的心，她勸李新做點事，但他自己的辯護總不外是：「這不過是暫時的休息，為着將來更大的實踐需要建立理論的系統」或者「環境對我們太不利了」。王黎音不滿意他的說法，她認為李新也像一般知識份子一樣，愛用冠冕堂皇的話來掩飾自己的軟弱，但是，她沒有敢厲的批評過他，他怕傷了他的心。因為她愛他，她原諒他，但是，她痛苦，尤其是她想到五年前，一個深冬的晚上，在白雲巒巒的深山中，他們為着逃避特務的追捕，他們緊緊的擠在一起，在一個黑裡黑度過了寒冷漫長的夜，便是從那時起，他們倆的生命便緊緊的連結在一起了。別用黎音的話來說，便是：「一切都決定了」。在他們熱戀的時候，他們常坐在月光下，有時不說話，只是默默的眺望着光遠處的遠方。他們也常在黃昏的時候，沿着江邊散步，低低的說着情話。

在愛情的幻夢中，李新感到了生平的最大幸福與滿足，他曾幾次用溫柔的聲音，低低的問王黎青：「Dahin，你是在什麼時候開始愛我呢？」王黎青每次的回答都是一樣的：「便是在山上的時候呀！」但是，李新心里却問了：「那麼以前她……」

李新與王黎青的認識是在家鄉——東浦海邊的一個城市——的時候。那時，李新在A中學的高中三年級，王黎青剛離開學校，在一個小學中教書。由於共同參加一種神聖的工作，在一個夜里，他們在A中學附近的小山上見面了。但是，他們第一次見面所談的却只是關於工作進行的討論。那時，李新的膽腑，蒼鬱，果斷，勇敢會給這個剛走進社會的少女的純潔心田刻下深刻的印象。其實，李新對工作的努力固然是由於對理想的憧憬，但也由於朋友的鼓勵，此外還有一點便是他的好勝心驅策着他，像許多知識份子一樣。以後，在夜里他們常見面，王黎青在工作上積極的態度顯然也感動了李新，但是，每次在黑暗中，他們面對面站在一起時，所談的却只是工作，工作。雖然如此，理想與工作却像一根紅繩暗暗的把他們一部分的生活連結在一起了，在那上面埋下了感情的種子。

這一切曾經是甜蜜的記憶，想不到隨着時間的流逝却刺痛了她的心。她沒有以前那麼快樂了。她的心被一種莫名的憂鬱籠罩，常常在半夜里從夢中醒來時，傷心的淌下眼淚來。她的好友，程英斷解她的苦悶，她勸她：「要愛護自己……」，王黎青却嘆息道：「你不曉得！」

近來，王黎青常常因為一些不如意的事發脾氣，特別是在李新的面前更顯得歇斯。李新主張生病時要多喝開水，但她偏不，於是因為李新的堅持，撥動了留在她心中的灰燼。枕頭丟到門外去，書籍一頁一頁的撕破……李新無可奈何，狼狽的看她一眼，隨手把門重重的帶上，帶着受傷的心，頭也不回的走回宿舍，躺在床上，茫茫然不知想些什麼。她痛苦得流下眼淚，他不明白他所愛的王黎青，近來為什麼變得如此不體貼他了。他有充分的理由來責備她，可是，第二天當她用乞憐的眼光向他傾訴時，他心中的扭結在愛情的撫慰下解開了。但無論如何，這戀愛是痛苦的。痛苦與痛苦平等的擺在他們感情的墓碑上。

誰也沒有去解剖這痛苦的愛情。也許他們都會想到：「結束吧！」但這思想却像電光一閃一般，很快便消失了。他們的感情仍舊是一起一伏的，時而冷時而熱，打擺子似地地下去。李新曾模糊的感覺到將來不樂的結果，但是他沒有認真的想過，他只覺得，王雲青的脾氣變壞了，他想像的來克服它，他比以前更體貼她，但沒有什麼效果，他們仍舊時常抱着破碎的心，各自退回宿舍。這感情好像快要崩潰的屋宇，只等一陣暴風雨便可以把它推倒了。可是在這風平浪靜的時候，一切卻是維持着現狀，誰也沒有明顯的見到那將要倒塌的危險。

四

昨天，在巨大的廣場上，有一個全市各大學合辦的時事晚會，總題：「如何制止內戰」。王雲青和李新一道去參加時，李新正在看「唯物論與經驗批判」。他不想去，仍舊是坐着。

「那些人演講呢？又是那幾個教授嗎？他們說不出什麼的。」

李新頓洋洋的跟着，這使王雲青感覺了一肚子不高興，但是她沒有生氣，她仍舊看着李新能陪她一道去參加。她笑了一笑，說道：

「你又惹不起人了。一道去罷！」

王雲青看見李新不爲所動，她的臉色變了，如同柳上落了一層烏雲，她生氣了，憤憤然面出去。李新長長的嘆了一聲，追上了她。那時，在廣場上已坐滿了人，黑壓壓的頭朝着燈光照耀的講台。是人的海洋，五六千關心國事的人，有學生，有公務員，有小學教員……，他們都帶着虛懷如谷的心，熱切的尋求真理，像飛蛾撲火一樣，從各處趕來。演講已經開始。在會場的西北角，李新與王雲青並排的站定了。沈默統治了他們的心，誰也不想開口。王雲青專心的聽教授的演說，雖然，她覺得教授的見解有些不正确，但是她却尊重他們的意見，她是虛心的，她喜歡從問題的各方面來探究它的底細，朋友常稱讚

她的學習精神。在她們中間，叫做大姊的程英有一次看見王黎音與誰激烈的爭論交談的爲派性。她對朋友說：「小鬼真耍得，可惜在感情上太脆弱了。」

至於李新呢？他認爲這些教授「在理論上都還沒有搞通」，「他們的出身限制了他們思想上的發展，所以他們仍舊擺脫不了資產階級的影響，他們那一套沒有什麼可聽的」。所以，他無心聽講。他時而看看站在前面的女生的捲髮，時而看看王黎音的身架，他覺得那是像大理石雕成的一樣潔白……但是，會還沒有完，站在台上的C教授仍舊滔滔不絕的講下去，時而揮動他的兩手，李新開始感到無聊了，他想：「算了吧，今兒索性休息一個晚上，明兒一早起來，看看畢業論文的參考書……」

李新正沈溺在愚業中時，一陣喧嘩把他驚醒了。他楞然的注視那黑暗的四周，他把王黎音拉緊了。這是步槍，從學校後面山邊射來，子彈嘩嘩的穿過樹葉。會場開始騷動了，演講也暫時停了，C教授呆立在台上，下面的聽衆，坐在邊上的幾個驚慌的跳起來，拔腳便跑。有人在喊：

「不要跑，不要緊！」

「坐下，坐下！」

喧嘩停了，散去的人又走進來，演講又繼續下去。但是隔了一刻鐘，四週的槍聲又起，機關槍「喀喀」聲，「喀」聲，「向會場射來，子彈從頭頂「嘶嘶」的飛過。李新與王黎音都坐下來了。李新想等槍聲停後，便把王黎音牽回去，但是他不敢對她這樣說。他曉得王黎音是不肯走的。不且王黎音不願離開這會場，許多人都不過離開，雖然她們都受了一陣驚慌，但是憤怒使他們對危險抱着冷靜的態度。他們大半是坐着，有的似倒。

輪到了教授演講時，又是一陣機關槍聲，而且夾雜着兩聲「轟」的迫擊砲聲。

教授演講後，講臺從會場的一角升起，一羣男女合唱「我們反對這國」。接着是喊口號的聲音，從四面八方響起，把槍聲淹沒了。

「反對內戰！」

王翠音用激動的聲音響應着，李新馬上制止了她。

最後，主席宣佈散會了，人像水流一樣，湧出了巨大的大門。又是一陣槍聲，人羣騷動起來，有人向後退，有人奔進了屋子，有人跌在水中了。

李新送王翠音回女生宿舍後，便急急忙忙的走回來。他的心也與每一個參加今晚演講會的人一樣，是緊張，憤怒的。但是，當他躺在床上時，他的心又慢慢的平靜下來。他聽見同學在叫喊：

「這成什麼世界，連開會的自由也沒有！」

「×××向我們學生挑戰了！」

「我們要抗議呀！」

「明天罷課！」

「揍他媽的！」

李新覺得這些毛頭小子都太幼稚了。而他自己是飽經世故的，他能用理智來獲取感情。他在這極端合向來不是發表意見的。他默默的皺着，不久便睡着了。

五

罷課了，學校裏到處可見紅紅綠綠的文告，到處貼着標語。

「用行動來抗議，我們要遊行示威！」
 「我們爲爭取自由而罷課，不自由勿寧死！」

有的同學的袋下來着書本，用驚奇的眼光到處觀察着。

人們的心浮動着，許多好像從來沒有見過的同學也拿着紙條到處奔跑着。他們中間，有的是讀算學的，他們不單對昨晚的軍警武裝干涉集會感到無比的憤怒，而且他們深深的感到了中陝如無和平與民主，真是讀不成的。

物理系響應號誌……：文書一躍躍貼出來。在那裏便圍着一羣人。教授，講師走來看了看，轉身便走了。

一天，兩天……：整個學校像是瘋狂了。許多人擠在教室裏，忙着寫文章，發宣言通電，他們要告訴全國的同胞：「內戰是打不得的！他們要向全國全世界的人民控告槍斃日大的事件。許多人在另外一個教室裏，拿着板凳，跳上跳下的貼標語，預備開代表大會……：而李新却躲在房間裏，開始寫他的畢業論文了。有時，他也會走到牆邊，看看自治會的通告，宣言之類，他看見有許多同學填在那裏簽名，他心裏輕笑一聲，便默默的走開了。

其實，李新的出現，並不是爲着通告，宣言，他盼望在人羣中能發現王黎音。這兩天來，王黎音實在沒有功夫來找他，有兩次，他們在街上碰到，王黎音連話也不說便跑走了。她忙着開會，又忙着到處接頭，她沒有時間顧到李新了。李新趕追上去，但他沒有這樣做。他覺得，王黎音太沒有經驗了，「勸勸」他不要搞自治會的工作，他認爲主持自治會的同學也與王黎音一樣沒有經驗，理論的修養不够，「思想沒有經過」，所以工作總是搞不好的，他常在王黎音面前攻擊自治會。他勸她不必參加他們的

工作，還是一把時間抓緊，多讀書多研究，是要緊的！」但是在黎晉雖沒有與他辯論，在行動上却違反了他的意願。李新感覺到「王黎晉沒有像以前那樣尊重他的意見了」，說得坦白一點，王黎晉沒有從前那麼聽話了。但是，王黎晉却也有她的看法，她認為感情是建築在思想與工作的「基礎上」。因此，有一次，她會半認真，半開玩笑的對李新說：

「我們在生活中如果不能談話，我們的感情也便失去了生命」。

李新生氣了，狠狠的注視着她。

「我們什麼地方不協調呢？」

「……」

六

自從罷課之後，王黎晉忙著到各中學去宣傳、組織。工作使她的生活充滿着無比的喜悅。中學裏的許多小姊妹一看見她走來便潮上，嚷着，要她分配她們工作做。她興奮得兩頰泛上了一片微紅，一種無法形容的快樂情緒把她的心激盪了，她的脚步變得更快，像踩着彈簧似，在人羣中跳來跳去。她覺得，這人到底是極少數的，「人類太可愛了，我應該為大家做事」。

與王黎晉在一起做中學工作的是一位歷史系三年級的男同學，叫做曹明德，小個子，從他的口音不容易聽出他是那裏人，其實，他也是南方人，但是他在外面跑久了，南方的口音也像他在中學時代的餘芒一樣被磨光了。他不要講究服飾，終年穿着那件破補的學生裝。有一次，爲了工作上後需要，他到一個公館裏，去訪一個同鄉，同鄉的太太以爲他是同鄉的丈夫借錢的。他氣極了，回來在王黎晉面前發了一通牢騷。罷課後，他的工作更緊張，他沒有功夫顧到梳洗與服飾，他的頭髮是亂蓬蓬的，衣服上黏着許多漿糊，王黎晉看見了便把它剝下來。他們每天在外面跑，演講，發傳單，十幾個特務緊跟着他

們，但是他們不在乎。曹明德的勇敢，堅定，負責與坦白的態度使王黎音工作得更起勁，在報導時分，他們又一道回來。

這些日子裏，大多數的同學都有工作，王黎音的生命也緊張得像張滿的弦。她沒有功夫去看李新，偶爾在路上碰面時，只是笑了一笑便在人叢中不見了，她沒有想到，這對李新會是痛苦的打擊。有幾個晚上，李新到女生宿舍去找她，却撲個空。女同學的眼光，在他看來，好像潮一樣，這更引起了他對王黎音的惱怒。他下了決心，不管他怎樣，決不再來找她了。他仍舊專心的寫畢業論文，他想這篇論文一定可以博得許多人的讚賞，而外再的一切與他好像完全無關似的。

罷課後第五天的一個傍晚，王黎音很興奮的跑來找李新。

「你這幾天做什麼？」

她曉得，李新還是老樣子，她接着便說：

「你太不成了，該想辦法呀，全市所有大高中學都能課了，工廠裏的工人也在準備罷工，連我們了。你怎麼不做點事？」

王黎音的話顯然觸怒了他們，他想：「這毛頭小子居然也敢訓起我來了。不成，這一次偏不依她。」

「我不高興，我與他們合不來。」

他咆哮起來，他的話像子彈一樣，無情的射出來，這使滿懷着希望的王黎音太難過了。她急得要哭了。

曹明德在窗外聽她去開會了。曹明德的叫聲把她解救了。她掀開窗布跑出去了。但還並沒有解放。她在王黎音心中的煩惱。她對李新感到了從來未有的失望。這幾乎使她的心破碎了。她的苦惱比以前加深。她想個個統統感情的束縛，把她留戀，她不希望這樣做，她盼望李新能回到戰鬥的隊伍中來，與她在一起感受戰鬥的痛苦與快樂。但李新的固執使她無可奈何，失望像發一樣腐蝕着她對愛情的信心。

正如同學中的極官一樣，曹明德確是喜歡王黎音，因為她熱情，虛心。他在日記上曾用一個詩人的話寫下了：「我夢想的石榴花開了」，他沒有把心裏的話告訴了誰，但是他對王黎音的好感瞞不了同學，更瞞不了王黎音自己，他的眼光把他內心的秘密洩露出來了。而王黎音對他不是沒有好感的，她佩服他的工作老練與堅定的革命意識，她認為，工作比理論的學習更重要。「偷進步的青年在學習之外不做點事，那是墮落」。她有一次對曹明德這樣說道。她喜歡曹明德的坦白與豪爽，所以她也願意用坦白的態度對待他。她與曹明德談得很投機，但一談到她的輕烟却從她心的深處浮起，她記起了五年來與她患難相共的李新，但是一想到他，她的笑容便收斂了，「終於沉思中，曹明德用驚奇的眼光問她：「你什麼想什麼了」？她却說：「我是在想很遠很遠的事」。

愛情的探險也許是可怕的，但是年青人的好奇心却驅策她前進。王黎音便是懷着一種好奇心向前探索，同學的流言，她是一笑置之。

李新看見他們走後，感到一陣說不出的惆悵。他平靜的心靈開始被擾亂了。他從宿舍裏走出來，遇見黃一平便一把抓住了他。他們兩個人向學校的大門走去。黃一平對黨委會的通告關那裏看看有什麼新通告，李新只好也站在那裏。他的眼光朝紅紅綠綠的通告看了一眼，便搖頭，拉着黃一平走。他冷冷的說道：

「我看他們真不行，文章簡直是不通之輩」。

「……………」

李新的冷硬使黃一平不舒服，但他曉得李新的脾氣，他不想說什麼，轉了一個圈，他們又回到宿舍裏來。

李新確是有才幹，他有經驗，他在理論方面也頗有修養，他常自負他是「大理論的權威」。但是

他驕傲，看不起其他同學，尤其是，這兩年來，他不想做事了。閱歷更使他傲骨昂然，他冷嘲一切。所以對最近成立的罷課委員會也抱着偏見，像從前對自治會一樣。

七

一星期過去了，學生仍舊堅持罷課，這一陣風暴掀起了全市人民生活海洋的波瀾。他們漸漸的了解了內戰是不能打的，他們同情學生的行動。工人，商人，軍人，護士等寫信，捐款來鼓勵他們，運動正在擴大着。

王黎音又有兩天沒有來看李新了。她忘記了那吵吵，工作使她忘記了許多內心的痛苦。而李新却等得不耐煩了。他上樓去找她了。遠遠看見她與一個小個子的男同學站在一起，他們正在對鬧着的一羣人解釋反內戰的意義。他認得那小個子是曹明箴。他停下來，想上前去招呼他們，但心裏一轉念，轉個彎從小巷子穿出，低着頭沉思地走回來。他感到一陣心酸，他想起，他覺得，王黎音對他太不忠實了。他常常這樣對她發出責問，但是怎樣說呢？他感到痛苦與煩惱重甸甸的壓在他的心頭。他不相信不幸的命運會落在他身上。他不是常常很得意的談論別人在舞場上的失敗嗎？他相信王黎音仍舊愛他的。但是，他心裏悶得很，他妒忌。他在一家酒店前停下，帶了一瓶五加皮回到宿舍來。今晚，他沒有讀書。

不知誰把這一切告訴了王黎音。她經過，但她照常工作，午夜後有一刻空閒，她跑來看李新。李新惡狠狠的瞪着她，一句話也不說。王黎音想接近他，但從他的自裏掙扎出了：

「你不用管我！」

王黎音退回來，軟綿綿的倚在床邊。在緊張的生活中，她沒有心思跟李新吵架了。她對他讓步，但她不知道應該怎樣安慰他。正是他們僵立着的時候，外面一陣鬧哄哄的聲音：「打呀，打呀！」

王黎青想必定是政府派遣的流氓來搗毀。大了，她拉下了李新，衝出去了。

不錯，政府派了一批軍隊與特務，約四百人把S大的大門衝破了，石頭拚命的扔進來，有幾位同學受傷了。但是一千多個學生仍奮發決的守衛着大門，他們用黑板的架子擋着大門，阻擋着徒擁進來。有的手執着木棒準備抵抗他們，有一個學生站出來用激動的聲音喊道：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跟着便是一陣轟雷似的聲音響着。王黎青也跟着喊。

在牆外的軍隊停止了攻擊，但是過了一刻，石頭又如雨一般扔進來，接着是一聲手榴彈的爆炸聲。站在人羣中的王黎青，心強烈的跳了一下，接着她跟大家喊起來：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軍隊的攻擊又慢慢的緩和下來了。於是，罷課會的代表示前交涉，但剛踏到大門前的障礙物便遭到軍隊的襲擊，代表忍痛的對他們解釋。他們看見大門無法衝進來，便說道是「誤會」。

一點鐘後，軍隊開走了。同學也漸漸的散開了。王黎青想到衝上去，但在這時誰也不准出去，如同戒嚴一般。王黎青正在大門邊上徘徊着時，看見附近B院的幾個同學拉着兩個受傷的學生，有一個滿臉都是血，腫得鼓鼓的，那不是她常見的林英嗎？現在是一頭也不回的走着，王黎青雖然流下了幾滴眼淚來。她聽見，有人大聲的說：「S院扔了兩枚手榴彈——結果被刺刀刺了三刀，傷勢極重，已經斷氣飛院去了！」

王黎青心裏恐慌極了，她不顧一切的跑出去了。

王黎青上氣不接下氣的跑到了醫院。她看見程英因流血過多，臉色慘白，軟綿綿的躺在床上。她

悲極得幾乎要哭出聲了。發生忙得臉血……但是四點鐘後，王黎音看見她所敬愛的大姊呼吸漸漸低微，她跪下去了，她哭了。程英是死了。

這一夜，王黎音沒有睡，她與幾位同學守護着死難的同學。她便坐在程英的對面，她時而看看她，時而俯首去注視程英死白的臉，她想到大姊怎樣努力工作，把一切都遺棄度外，她想到大姊的勇敢……她想到大姊怎樣鼓勵她工作，怎樣安慰她心中的痛苦，每當她在半夜裏哭著的時候，大姊不是便披衣起來走到她面前，坐在她旁邊嗎？她記得有一次與李新爭執後，在床上躺了大半天，一直到大姊從外面回來，陪着她到湖畔去散步；她記得大姊會對她說過：「應該看這工作過於感情，在今天我們如果不是努力的工作，便是犯罪。」想到這裏，她又哭了。一種說不出的痛苦像毒虫一樣咬着她的心。她低着頭，埋在沉思裏，好像教徒在十字架下懺悔一樣。

自從程英死後，王黎音變得沉默了。但是她的心却不如她表面一樣平靜，她的心亂得很，許多思想像奔馬一樣在腦髓中飛馳着，跋扈着。另一方面，她比以前更努力工作了，她躲開曹明德同情的眼光，但是曹明德是瞭解她的。

時間向前奔走着，全市各大中學為抗議當局武裝干涉與會與流血慘案，他們堅持罷課到十天了。學生的情緒極高，各界的同情與援助像百川匯海一樣流來。這一次學生愛國運動像一陣暴風雨衝撞了許多人的生活，一切都暴露出來。在暴風雨下，搖動的泥牆垮了，破舊的屋宇倒塌了。李新也便在這一陣風暴中倒下來了。他不再讀書了，白天他也不再宿舍裏，誰也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晚上他便喝得爛泥大醉回來，往床上一躺便睡去了。

王黎音懷着清楚的心來着過李新，李新的冷落與冷嘲，使她感到無比的難堪。

李新曾想用子槍打死喜明德，王黎音，連同他自己。但是他想，活着的人不知將怎樣罵他時，他的心冷了。

他抱住王黎音：

「我希望你們能幸福吧！」

這使王黎音氣得臉色發白，說不出話來，他感到了證理的快樂。他看見王黎音流着眼淚，憤憤的走出去，他追出去，把她叫轉來，他用乞憐的眼光注視她。

「我們好好的散吧！」

王黎音默默的站在李新的面前，她的心便是一個戰場，她對自己戰鬥，她不願意再做感情的俘虜，她要從感情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是在羅英死後，在懺悔的淚水中培育出的決心。但是，看到李新痛苦的樣子，她感到不適宜。同時她哥哥的影子與羅英的遺骸在她的腦海中閃過，她痛苦得伏在桌上哭了。像一陣暴雨把她襲倒了，不，她不是被痛苦壓倒了，一切痛苦似乎都隨着淚水流走了。她的心平靜下來了，像嘶殺聲逐漸去遠的戰場，已是和平的原野。她站起來，理智在她的中心站起來，她的臉是嚴肅的，她知道，她的決定對李新是很重的打擊，但是，現在她顧不到這一切了。她決心粉碎一切枷鎖，她要拚全力反抗一切的壓迫，她不能再對誰讓步了，她覺得過半在感情上太懦弱了，多少日子來的痛苦她要在這裏付諸東流，她覺得，為愛情而愛情是犯罪，她不能再帶着犯罪的心情生活下去了。為了自由，為了對理想的忠實，為了在受難中她所尊敬的哥哥與她死去的愛友，她要堅決的站起來了。

王黎音啞了喉嚨，從痛苦中逃出了：

「一切都不必說了，太苦了，還是分開吧，我誰也不愛，我希望你們能放縱了我，讓我自由吧！」

淚在王黎音是用多麼大的力量說出的呀，但道又好像把久久鬱存在心中的痛苦都吐出來了似，她感到了一種輕鬆，好像從籠中解放出來的鳥兒一樣，飛向廣闊的天空，她很快的跑走了，頭也不回。她要

去參加工作檢討會。

王春芳走了，她的腳在李新的腦海中飛旋着，茫茫然躺在床土，不知怎樣行醫。亂是極了的。和他學會了用睡眠來忘記一切內心的痛苦。

李新睡了。

一九四五，十二，十六。

罷工 (野生的理想短篇之一)

劉離

張春芳坐在工廠門口他自己的那張小桌子前，雙手抱緊在胸前上，發了一個二郎腿，背單用力把他屁股下那套對哥笨套的小褲褲擠在牆上。他正用一袋釘一袋的對眼，往來不停的張視着他能看到的每一個工人。他背後靠牆內窗下打孔機機騰騰一發一發通可通的響着。他覺得這聲音簡直是河他壓扭，他把那套有名的斜眼紅的褲筒正在打孔的王春芳，用尖銳得像母狗一般刺耳的聲音喊：「王春芳，你廢什麼洋工，人家今晚上就取貨的。」

王春芳像從夢里驚醒一樣，忽然聽到工務長喊了他一聲，心突然跳了一下，把頭抬起來向這邊望着，一雙和善的小眼睛在詢問着，他那油光光滾圓而有些幾顆酒刺的小臉上佈滿了疑問。他剛才一袋打孔一袋在趙李王升告訴他的那些事情，他已經聽了工務長喊了他一聲，底下的話因為隔機器的鬧聲加上自己的心不在焉，故而什麼也沒有聽清。

「你懶的，快做！人家晚上要取貨，張春芳又叫了回來，因為機器突然停下來，他那刺身的聲音在機房裏，被訂部，鑄字部，石印部聽了二遍，每個工人都能聽到。接着嘲笑是從機房那面發出了，一陣高聲的冷笑，這便張春芳悶在肚裏的突突然爆發起來。他站在來解沖沖的向里面排字房走去，一雙

兩聲的滾滾的說着：「有誰不願幹，就走路啦，免得開除了，落個壞名，大家難看。」這次張景春的聲音雖說不太高，但因印面仍依然停下來未動，好像故意要全廠都聽這位工務長的話，所以他的話聽得很清楚，同時大家都把眼光集到他身上，工作停下來，祇有排字房後而寫字樓的沈開還在答答……不响不變的想。

剛才冷笑了一聲的張春生，是造印刷廠開辦以來就在這裏的學徒，現在已經出廠的技工。由於手藝好，工作快，又很勤勞，過去頗得經理信任。他是一個脾氣暴躁，身體矮小的人，但本質上是很和善的。從廚與吳師夫來廠裏包飯之後，他們組織了一個讀書會，每晚不當班時他們就談談，談論些問題。這個讀書會才組織起來不到半年，參加它的幾個會員，如吳師夫，李富貴，林瑞麟幾個還未出師的學徒都歡喜發發牢騷，開口高論，閉口高論的吹起來了。張春生尤其愛聽，加上他的學識，他常是得罪同事，尤其張景春。什麼工廠待遇不合理啦，加工不加錢，工作時間太長沒空自修啦……這些不滿總是掛在嘴上。他說話非常用心，下班之後，他總是整頭在書本中和報紙上。

剛才張春生遞完了一塊急待要抄的版，工作完了，就跑到五號字架上去，一摸拿了半盒要分的字，當油着把字一個一個的分到架上，一摸，同老兩幾個人在閒談。韓號叫做電線桿子的老趙和牛恆全兩個人，是另外一派，每晚到市場上去搶雞相聲，金碧路去打打野雞，雖然對吳師夫和張春生的讀書會不感興趣，但却是相當佩服他們的精神，很愛聽老吳老張的話。剛才老趙幾個在聽張春生講他們讀書會已經替學生罷課反內戰募捐的事情，他們讀書會六個人每人捐出了一星期的工錢，共得了五千六百元，吳師夫又把賣豬鬃的錢添了一個零數一萬塊，並且吳師夫憤慨寫一封慰勞信，預備明早送到學生罷課委員會。張春生正聽得得意的時候，又總辦光面老趙募捐，然後再向全廠字房募捐，然後再向全工廠募捐，全廠六十幾個工人，再加上門衛部的左生們，弄好了十萬塊錢是可以辦到的。他這時就顧慮到了那位會公開反對他們的募捐，並且壓迫工人不准工人聯合這次捐款和別的一切行動的工務長，他並且嚴肅的說過：

「張鐵工就全瞭解了。」他大概是偷偷聽到了昨晚康春生和吳師夫的商議。

康春生聽到張景春在罵王翠芳，就忍耐不住了，嘲笑的高聲冷笑了一聲，他接着聽到張景春向掛字房走來並且說着，誰不願幹就走，免得開除的話。當張景春氣沖沖的走過二號字架，三號字架，繞過那一排排版的案子，出現在五號架子口上時。短小的康春生突如其來的把一雙灰色但現在看起來是正冒火的大眼瞪着那油亮的發着火油氣味的字架應了一陣，把手中拿着的半盆字，拍拉一聲用力摔在三合土的地面上，有幾掛鉛字跳了起來打在工務長張景春的褲管上，閃閃上。康春生把他整在腰上的半截鉛黑的圍裙，也摔在地面上，他瘦細的身體像一條四號鉛字。直登着渾頭也轉一轉走了出去，同時說着：「工廠是你家的？憑你開除，我幹也不是吃你的飯，經理都沒說開除，你要開除！好，看你開除得了不？」康春生走出那飛着鉛灰黑洞洞的工廠時，可以看到他那白着瘦小的面孔完全漲紅了。他一直走回寢室去了。

張景春一腔怒火被康春生這突發的行動給塞在就要衝到嗓子眼的地方，他用方挺着頸子，以他那死魚眼一般的一隻灰白冰冷的眼睛，憤恨的朝向散在地上的鉛字。這時隔壁機器影沒有開動，機器上的劉麻子却起熱鬧的走到運送來，唱着「乖乖降的東」那隻他自己編的歌。劉麻子用他那副沙啞粗澀的聲音，顯得很快活的唱道：

「乖乖個隆，乖乖個隆

他瘦子眼珠上兩京呵

區怪隆的多呵

劉麻子的歌聲引起了一陣陣笑，劉麻子在道廠裏要算第一個好人。他是廠裏工人最有氣力的一個，歇班的時候，他總是湊集幾個人去到齊齊整整把劉麻子的汪三瘦子那裏去幫幫，有時也下場去幫三瘦子幫幫，三瘦子那瘋走江湖賣飯吃飯的傢伙和劉麻子幫三瘦子，總在前兩交買倒劉麻子，第三交就讓了，自

已跌在地上，口中說：「讓了，讓了。」劉麻子心里覺得還實在好朋友，心里充滿了感激，有時也常常帶三便子買幾貼膏藥和收錢，劉麻子他那寬厚的臉上無時不堆着天眞滿足的笑。平常他就在戲裏自己練力氣，舉石担，石鎖之類。他雖然力氣好但他却從不疏忽身體，每逢的一點傷風咳嗽馬上就會發起幾床被子，吃一大碗紅糖滾水出汗。平常同事們多和他開玩笑，稱他叫做撻花劉，他一點也不在乎，並且似乎十分高興這個特別的雅號。平常他總喜歡吃點小虧，也不和人鬥。但他討厭起人來，却是一點也不妥協，譬如對張景春他是當面背而都罵的，他知道張景春非罵不成，是一種吃硬不吃軟的坯子。張景春對他有一種敬而畏之心，邊器間還爲春不常去的。劉麻子聽到康春生的罵聲，就趕過來看熱鬧了，他唱完了。張月亭首先忍不住笑了，大氣也笑了。張月亭又接着唱起廟勛戲來，他是一個大胖子，兩頭細中間粗，像一個肉球，他擰細了喉門學着坤角的聲音唱起來，同時他的一雙細小的眼睜睜來瞟去的，他的聲音是尖細而刺耳的。

「……大大的眼，彎彎的眉，雪白的嫩小臉蛋，沒得一個麻子，不由我越看越愛看呀，張月亭的這番味凍了娘的心兒……」他唱到放好一句就去拉劉麻子的手，於是引起一陣哈哈大笑。張月亭由劉麻子是最談得來的，叫吳順夫看來他們是廠里的「中立派」，但是對張景春是不贊同的，張月亭唱完又唱起擊鼓罵曹來了。

張景春計算着今天機器停下來的大數特別多。這時鑄子爐也不響了，石印機割罷脚套子也不響了。排字房的學徒吳顯方，李富樹等在洗手盆前，左右擦着那車軋樣油污的手，把四隻手最後一齊浸在那一盆油泥一般的搗濃的水中，後是要把手浸透成黑油，永遠也洗不淨，張景春神經質的覺得這一切均是同他一個人作對。準備要罷工。張景春那臉上透出了一層極力抑制下憤怒的笑，他那兩塊厚實的嘴唇不自禁的張開着，黃的牙齒不時顯露出來，他搖擰動大搭訕着同他談起來，他說：

「老龜，你看張景春這簡直是同我過不去，我說開除並未提他的名姓呵。」

「老趙對解似的說：「工務長何必生氣，春年向來就是這古怪的脾氣。」

「說到脾氣，那個年青人沒有脾氣，如果我是前兩年那個脾氣的話……」張春春說到這裏不出的把右手用力伸平拍了拍胸口，接着又擺了擺手，好像自己在解勸自己，他再接下去說：「可是，這是在外作事呵，還不是在你家裏可以耍脾氣，春年這樣下去免不了要吃虧的哩……也不想一想，我們是工人，下勞力過一碗飯吃的工人，我們怎能學那些時髦，捐款我也贊成，可是政府不答應，萬一惹出事來，吃不了兜着走。還要罷工，罷了工誰管飯？經理說過的要鬧就全鬧解散。」張春春說到最後兩句提高了嗓門，故意威脅的讓大家聽。

這時鹿春生大罵起來了，他越罵聲音越變得高，罵聲裏包着雜雜的怒火，一句一句越過宿舍的圍牆透過甬道響過來。

「你是什麼東西要鬧除人，狗仗人勢，你不過是一隻狗，你是工賊，你拿幾個臭錢欺侮工人……」房院中間像是運夾雜着「兩句吳師夫冷薰藥劑的調侃，劉廠子像是聽得不過癮，索性把幾卷丟在隔壁不響了。整個工廠都在冷笑着，鼻息聲加上了一股無聲的動輪與春生的罵聲，張工務長的嘴裏更不能禁止的很快的張合起來。張月亭的罵聲也無聲了，他低低的笑聲，把他那又胖又圓的腦袋，向裝訂部石印部的同事們湊近了說：「這回聽真罵會了。」

老趙要到後而去勸一勸張春生，走了。張春春發起了一雙耳朵傾聽着那罵聲，要把每一句都聽在心裏似的，不動不動的站在五號架子的口上。

這時罵聲停止了。吳師夫正與張春春張的間諜在狹窄滋着燻肉香味的廚房內的一羣人談着剛才在大西門外××大車內傷勢至手槍擊殺人的事。最信仰吳師夫的小孫，顯得最出神。小孫是一個才十八歲的少年，曾經當過了六年兵，曾經打過中國很多的戰事，打過緬甸，爲了偷槍放要槍決的排長，會幾乎被捉去送了命。雖然年小但他喜歡打地不平像眼流水一般，他那腦心中一條一寸多長約有五分深的疤，使他

那滿臉大眼晴的聰慧面孔，更顯得英武。他現在由吳師夫幫忙在編譯學本匠，他知道吳師夫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在這個少年眼中吳師夫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是一位英雄，花錢為朋友絕不吝嗇。吳師夫在他當做教育的幾個孩子中，小孫是敢勇敢聰明的一個，所以他特別下力氣教育他，小孫也特別喜歡模仿吳師夫，無論說話動作常常不自主的流露吳師夫那種味來。半年前他還一個字一個字的教他認字，現在小孫已經讀了革命文藝高爾基和克魯泡特金自傳那些書了。常常是一邊作活絡，飽木頭，蘇加子之後從被裏裏掏出來出神的讀，別人稱贊他有希望，小孫自己也說更加勤，日里夜里的把吳師夫介紹給他的書吞吃下肚去，才不過半年時光，小孫已經建立起來一個簡單的光明的理想。他工作的更勤了，他臉上的笑容一天一天減少，嚴肅思索的神情一天一天的增加，但他那份要打抱不平的硬勁却分毫未減。他聽着吳師夫的話，一個字也不出口的回把牙齒咬緊起來，縮頭捏得緊細，眉心間的酒虫一般纏磨不止。他伸長了脖子望着吳師夫那通球般的嘴巴。燒開水的老楊也來點雀夫家中閒聽吳師夫的說話，吳師夫講的時候，他也多麼羨慕那能似的說着。

「這成什麼世界呵」

從那跟天肚子的花土罐中溢出的肉香，不能動聽大家的鼻孔，吳師夫憤激的罵聲和同情却打動了大家的心。

吳師夫在廠裏是博得工人信任的，他知道許多老的地方，當選員也當過官，作過政治員，教過小學。朋友也交得廣。平日在廠裏因辦事公平，一切裏事都不參加，吹，竊，賄他不但不要，還嚴加勸導。他教他們讀書，他不惜自己掏錢出來買些新書，書成立一個小圖書館。他是一個有戒心的人，什麼事總做得穩當。工人們都尊重他，他正直而有理想，直爽但不慷慨，生那殺衝動。他平常穿一件油污破舊皮外短衣，頭髮蓬鬆着，一張方大的臉常常是在思索着的樣子，他有深思起來就緊抱着頭，像有莫大的痛苦一樣。

吳師夫激昂的講着，他的眼睛在衆人的臉上掃來掃去，他像要明瞭每個人的反應。他每逢講到「自由」，「民主」就用全力把那兩個字從牙齒裏吐出來。每處說到「特務」，「特種流氓」他就近乎本能的把右手握緊，像握住一把刀子一樣向下掃起來，他那聲音中可以聽出堅強的憤恨感，以致那聲音聽得又細又尖，不再像他自己的聲音，平常他聽到那些下流的人如妓女，土匪，盜賊都不過嘻嘻的笑。這些道理對銅鼻子張片亭是生疏的，他們倆從吳師夫的神情就會知道這是一件嚴重的事，他們都不動的聽着，臉上露出一種疑惑的微笑。老鮑對吳師夫的話就一句也沒有聽進，他一心想把康春生叫出來。康春生興奮的聽吳師夫的話，把剛才同張春泰吵的惡氣都忘記了。他不等吳師夫講完就搶着說話，他的眼睛有些紅，有一層薄薄的光在他眼中顯着，他的神經過敏他不能安定，但他的話却十分堅決，毫不帶一點憂慮，他結巴的說：「老吳，這樣不行呵，我們光是募捐，光是募捐，募幾個錢有什麼用呢？」他說完就等待吳師夫的回答，很不耐的搔着眉頭。吳師夫又講着：

「不要憐憫我們工人也要反內戰，我們都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打內戰我們都回不了家，我們都是下江人，北方人，打內戰我們就不肯回去，這些派且他們那裏替人民着親，我們也要反對內戰。學生罷課是對的，我們工人不支持他們，就很難成功。」

銅鼻子像是聽懂了一般，深深的點了一下頭，這時大家都安靜的聽着，他們都相信吳師夫。吳師夫的意思高，吳師夫的話不會錯。有幾個學生不但小學畢了業並且中學也讀過，對吳師夫的話是不生疏的。小孫聽到那些別激的字眼就忍不住叫了起來。

「罷工，罷他那個歇來，不把他嚇成瘋子樣。」小孫也說話了，他用那粗大的手掌緊捏住手臂上半段的中間，彷彿要試出自己有多大力量，他的眼睛不轉動的直盯着吳師夫那寬大的朋友臉。他面光禿的銅巴用力擰起，脖頸的筋也有力的直撐着。

吳師夫四方的大臉上這時掛出了一層很不緊張的笑，老鮑把手伸過兩三個人的頭，拍了拍春生的肩

頭，等康春生值過班時，老飽丟了個眼色叫康春生出來有話說。康春生來了，走出廚房來時老楊那乾僵了的瓜皮一樣的臉上，有着不知是眼還是笑的很費力的笑容。

這時工廠裏的工人爭着溜到廚房來聽新開了，廚房已經站不下，有的站到廚房外面的井邊上來了。張景春聽不到馬聲之後，又添思什麼的站了一陣，五號架子上祇剩牛恆全，李澤榮兩個人了，都在無精打彩的分着字，其餘的人都溜走了，他們兩個便不好意思也溜走，讓架上空着。張景春覺得呆在這不大對，他想打開這僵局，又不好就走。他忽然低頭看身康春生掉在地上的李宜和字，仍舊散落在地上，沒人收拾，他就散派溫和的喊了一聲：

「王宜和，王宜和，來把地上的字收起。」

王宜和是才來到寫字房的學徒，才來了兩個月，現在報紙能作掃地，打水，拆版，分材料，給師兄們添材料打雜等雜事，是一個才十四歲的小孩子，聽到說後面熱鬧就溜到後面去了，張景春喊了兩聲，沒人答應，他仍走出來找人，才知道各架子上人都走空了，祇有躲在二號架子角落上的李玉升一個人，在研究着在街上買到的一份報章會造假，他好奇的竊着，他蹲在地上。不意張景春忽然走進來，李玉升嚇的渾身抖戰了一下，趕緊站起來分字。張景春突然把李玉升那份綠色的八開報紙從手中奪出來，揉了一陣又撕碎了丟在地上，罵道：

「我再看見你弄假，廢渣，我非揍不成，你不知道這是共產黨的宣傳嗎？你是想破腦袋，是不是？」說着他便揉着一隻眼走了，他繞過二號架子到鑄字爐去，當面遇上吳顯方，李宜和兩個，手得洗得乾淨的，圍裙也沒繫上，顯然是剛從廁所回來，兩個人還一雙愁着，看到工務長來了，才放低了聲音，張景春祇聽到算掛……掛……幾個字，他疑神疑鬼的看了他們一看，想到那地上的鉛字，又不好算掛叫他們去拾，因為他們都是就要出師的技工了。

王春芳自從張景春到排字房去後，並不打靶，祇是通可通可的察聽那機器，等了一陣不見張景春回

來，他就一溜烟跑到後面宿舍去了。他氣喘喘的跑到吳師夫的廚房那裏，聽到大家正談論到要發動全廠募捐和罷工，王春芳快活得跳躍着又跑回工廠去。他撒進裝訂部去，領工張月亭和劉院子正乞乞察察的低聲談話，劉院子沒有看見王春芳進來，其時他正把一根四方形的裝訂書用的木棒擡起來，高高的舉過那條旁邊明紙的機器刀，機器刀鋒利地在木棒上正待要裝訂的書頁上，他臉上的麻斑都發紫跳下臉來的哈哈的笑了。張月亭也大笑起來，劉院子又脫手一頓：「他媽的，非揍不可。」王春芳興奮極了，他猜得出劉院子一定是說要罷工務長，因為劉院子早就說要罷工務長的。王春芳高興的說：「吳師夫，您不去後面聽聽？」吳師夫他們也要採工務長，罷工哩。」說到這裏那個字時，這個伶俐的小傢伙把頭從懸住他的一堆紙後面伸出來，向裏邊的那張巧務門的小桌上探視了一下，見沒有人他才放了心。又興奮的跳躍着跑到後面去聽新聞了。他出工廠時擦亮的把那扇玻璃窗通通擦一下掉開過來。張景春正拿了一沓拆紙用這采風光的字從鑄字爐裏邊小門伸出來，看到王春芳區區跑了，又把紙門摔得像放炮一樣。他心裏想：「你回來，就非得你不成，簡直不像樣。」

這時整個工廠嘩然了，張景春放這鑄字爐去的牛火油桶的碎銅條及廢鉛字，正在那鉛的熔汁中漸漸溶化，但搖手機的把子都空空的棧在那裏沒人動。石印部只剩下兩個徒弟，一個在磨石頭，一個在把藥鍋寫到石版上去，閒凳子上也歇躺了一個人，裝訂部幾個學徒也慢慢的向書頁上擦着藥糊，工廠中走了一大半是去聽新聞去了。機器的生命——工人走了，在廠裏的也全帶着時針轉動，這機工廠怎麼能活潑起來？怎麼能緊張的工作起來？一道細細的有源頭的光亮穿過工廠頂上的橫窗灌下來，像一根光亮的斜柱棧在這垂死的廠房中，在那道光柱中可以看到濃密的鉛灰在上下跳動搖擺着。

到這時候，機房門口的一塊鏡子在鏡架中了。

張景春攤坐在「股」氣，又走回他那小桌來，他決定要等王春芳回家，他用一雙眼監視着工廠門窗上又破碎又油污的玻璃。

吳師夫的新聞聽了幾遍了，人漸漸散了。老鮑和康春生並坐在宿舍的床沿上，老鮑勸康春生回去，康春生不肯，老鮑勸了很久無效，就一個人先回工廠去了。康春生默默的坐着，這時偏西的太陽已披廠房高大的屋頂擋住，窄狹矮小的宿舍點洞洞的，康春生一個人坐着思索着。

工廠又被震動起來，兩部平版機也開動了，孔隆，孔隆……皮帶和齒輪也發出嘩嘩、嘩嘩……的聲響，人人都驚醒過來了，祇王春芳還回不來，張景春等得不耐了，大聲的喊起來：

「王春芳，王春芳，」他喊；兩邊沒人答應就站起來，把門開了，把頭和一袋眼睛伸到門外去，放哨了喊門喊：

「王春芳，王春芳……」

這時王春芳正替吳師夫買東西回來，聽到喊聲，心裏撲撲通的跳了起來，趕快躲到牆根下面，溜着到我那去了。

「吳師夫，張頭喊了多久了，」王春芳問

「剛剛喊你，快去。」

「張頭要我怎麼辦呢？」

「沒關係，他打你，你一喊，我就來救你。」

果然王春芳一進門，就被張景春叫住了，問他：「王春芳，你到那裏去來？」

「我去上毛房。」

「我看到你提着兩個瓶子從街上回來，你拿着瓶子上毛房啊！」

「我去替，替吳師夫買了點東西。」王春芳心裏有點怕，他知道張景春同吳師夫是仇家對頭，張景春聽到就替吳師夫買東西，也沒再講什麼，就劈臉扇打了王春芳兩記耳光，又把王春芳的領子拖住，拖出門來，這時王春芳嚇呀，嚇呀的大吼起來，廠裏有幾個工人也跟了出來。張景春見王春芳不老实的

跟他走，又大叫大鬧的，說又不許誰的用力在王春廠背上插了幾拳，拖到那將進寢室的門前時，他才說了話：「我倒要問問，吳師夫有什麼資格來勸你去買東西，你倒放下廠裏的事不做，你不知道人家票今晚要收貨嗎？」

王春芳聽打鬧聲響聲，睜眼張景春的手，張景春反而拾起路上丟着的一段劈柴，沒頭沒腦的打下來，王春芳哭喊起來。吳師夫拿了一把明晃晃的刀從廚房裏出來，張春生早已趕出來，已經攔住了張景春的手，怒罵着：

「你憑什麼打人，你憑什麼打人。」張春生的管圍裏替王春芳說話，反而使張景春火上加油，手被康春生擒住，就用腳踢王春芳身上亂踢。這時廠裏的人已大半趕出來圍着。吳師夫在外面吼了一聲：「打呀！」像是提醒張春生也像給他加了勁，王春芳已掙脫，從人羣中逃出去，張景春也要追出去，却給康春生擋住了，大家就上面拳頭，下面腳一齊加到張工務長的身上，接着就按在地上了，吳師夫，李春芳把手裏拿着要分的鉛字也撒了一滿地，老范把一本托新鑄出的鉛字打在張景春の後頸子上。劉麻子把那根裝訂木棒打下來，小保真一溜不煙的用力動向張景春背上插着拳頭，王春芳已經又擠回來，手裏拿着一個瓦罐，向張景春頭上打去，腦筋血從張景春的額上流出來。這是一場久壓的憤恨，是對這株平常使勁開除工人，打罵辱，逼迫工人加工不加錢，專跟在經理屁股後面和工人們作對的工務長一致的報復。尤其平常他常常挨張景春打罵的學徒，這次打的就狠勁。張景春的大腿已經被扯得稀爛了，背後從肩頭撕開一條口直理開根，鞋子也落了一隻，他現在俯伏在地上，用一雙手撐着前口，血染滿了一臉，手抬開也有血流出來。大家看見了血向我退了一步，王春芳還踢了張景春的屁股一脚。劉麻子笑了起來，一臉的惡毒都露出來堆積到口裏去。他懶得去老範始終站在後面，也不講話也不動手，他難道要去勸架說不定自己也要被揍一頓。他旁邊還站着三宜和及另外幾個新來的鑄工部的學徒，也都沒有參加這場混打，這時有幾個門市部的先生趕了來，一個大鼻子的劉泰，是張景春的朋友，他看見

張景春成了血人一般，他大聲的吼起來：

「真是沒有了王法，你們敢打工務長！」

「爲什麼不敢打？」吳師夫搶上來，把那明晃晃的刀影在劉泰那一堆巨大的膝上拍了下去，劉泰立楞起兩隻眼睛，把頭吃驚的向後躲了一尺多遠，張月琴翠開他胖圓的嘴笑了，有幾個人都笑了，劉蘇子從人後圍喊：「等他，」他有力的把肩膊擺擺開站在他前面的人，預備上去打，接着也有幾個人喊：「揍，」有人喊：「他就是張景春的朋友。」幾個門市部的先生見勢頭不對，趕緊連拉帶勸的阻止住了劉蘇子。張景春站在張景春的旁邊搖着腰，他把眼睛直望着劉泰的鼻子，他見劉泰不講話，他忽然抄了一步站在劉泰的側面。他比劉泰矮了一頭，但他的胸脯是挺起的，在氣勢上先把劉泰壓倒了，他用平擡幾乎敲點在那瘦平常是揚起來出氣現在歇歇的垂下來的魔鼻子說：

「還是給他點小教訓，現在人身自由不能侵犯，他以後不能隨便打人，這也是給他一點教訓，讓他知道工人也不是好欺負的，扣我們的工錢，加工不給錢，干涉我們的自由，要讓他知道工人不是任人割削的。」

劉泰被幾個先生們推擁着走了，老臉也趁機扶起了張景春，半同大家半向張景春說：「快去前面找塊布包一包，不要中了破傷風。」

「死了活該，管他！」是劉蘇子的聲音。

已經是下午五點餘光盡了，西下的太陽，已經在街高大密集的樓頂上飄了幾圈，閃閃的黃光中夾着一陣陣高原傍晚的涼風，轉眼那些建築站立起來，把太陽隔住了。××印刷廠因廠房比門市部更寬，已經顯得天黑，廠房中的電燈已經亮了，如果照平日在這時是就要下班前最緊張的一刻，今天整個工廠却在那初亮的朦朧的燈光裏，一動也不動，沒有完成的工作都丟在那裏，工人們全跑到後面宿舍開會去，因爲宿舍尚未開燈，低小的燈光中已經看不耐什麼了，祇在開會的康春生那屋子裏，燃着一支出

洋燭，暗淡無力的紅紅的火，在頭黑利得的小屋中祇能透出一團木大的光，僅照亮了漆在那燭光上層的幾個面龐，康春生綉綉的鼻孔已經變得平穩而思緒。劉麻子的臉也平靜的一半照在光線裏，吳師夫正用力的握著筆在寫，他面前桌上展開一大張十行紙，字跡就像一些小動物在爬滿，吳師夫正企圖要捉住那一個字。吳師夫起草的一份請求書，已經是工廠中各部領工都同意的。機器房的劉麻子，發訂部詩張月寧，鑄字部的老范，石印部的曹錦升，排字房的康春生已經共同商量過了，要求有五條：

- (一) 要求開除張春春，不然就罷工，或者全體不幹讓他一個人幹。
- (二) 張春春扣下的工友的工资及加之騙得的錢，一齊要吐出來，交還工人。
- (三) 加工就要加錢，按額頭計算，加班四點鐘就算日班一天的工資。並且除非一定惡極的工作，其餘工人斷否加班，隨意自便。不能干涉工人自由。
- (四) 每人每月至少要有三天歇班。
- (五) 工資要加，現在的工錢不及一年前的三分之一，放廠至少加一倍。

這個報告是預備全體工友簽名遞呈經理的，如無滿意答覆，就全體罷工，並全體立下約言，如從現在起無滿意答覆下來，誰進工廠一坑，就拖出來燒死。又派木匠小孫和機器間學徒孫大頭守住廠房進門，有誰敢進去就拖出來燒。

吳師夫已在暗暗和康春生商議，給學生罷委會去一封信並且把捐的款附上告訴他們，工人也要罷工支持反對戰爭自由的運動。

這隊饑餓仍然沒有開燈，像是今天燈來得特別晚。大家坐著的立著的擁擠在康春生住的那間狹窄黑漆的屋裏，彼此祇憑着聲音在講話，因為黑暗大家不能亂動，倒顯得這小息復瀟瀟很融洽。大家彼此對答着，有時多雜一兩聲嬉笑，從那些話語中你可以聽出他們是充滿了信心和堅決，他們都記得三個月之前，他們趕走副經理的勝利。以副經理和張春春比較，大家覺得更有把握。大家都興着講着那一個打

得做好，講着他們的要緊，就像是萬大的牽索將要實現，他們都不願先走。雖然他們平常這時候上街去吃飯說了，今天他們卻不願離開，就像有一股吸引着他們的力量。

吳師夫把菜端上去，先生們的餐室裏擠滿了人，也在談話，那光澤發着光的大銅桌已經擺好，小碟，紙花，筷子，鑿匙均已擺着擺放排好，有幾個人已經繞了圈站着，因為經理尚未回來，不敢就坐下去。這時張景春頭上已戴着的纏了一圈紗布，大褂也脫了，祇穿着裏面一件有扣子的老式的毛袍衣，他祇獨在幾個人中間，正在談論着能奉生是被吳師夫利用的，又講着非諸經理開革他們不可。吳師夫進來了，他用一雙輕巧的托着那大木盤，一團團熱騰騰的蒸氣在通紅的燈光下，顯得變成了黃色，燒烤得發了紅的蹄膀，發散着香味照例吸引了那些先生們，有兩個就離開了張景春來欣賞蹄膀了，張景春見吳師夫進來話頭停了，故示強硬的高聲說了一句：

「看誰碰過誰！」

吳師夫卑屈的望了張景春和他周圍的人一眼，心裏想——多麼惡毒的一筆東西，我作出來的菜，還擺着擺的菜給你們吃了，原是浪費。他走出門來時，他傲然的笑了，這時空大的院落裏並沒有人，沒有人看見他的驕傲滿心的笑容，他那巨大的四方臉上的那一雙深而發黃灰的眼瞼，極快的動着通視着門外面的黑夜。他想着他的學識，認識，人格均遠遠凌駕了這一批「廢物」之上，而他却寧願在此作一個工人，人們看不起的錢役。每天要洗那些油膩的碗盤，那是最討厭的事，每天浪費那麼多可寶貴的時間，但他隨做這一點，他把名譽地位，虛榮推翻了。他有着錢，他這一類高貴的自覺到；他是爲了理想才如此作的，他不願離開這些友伴們，他熱愛着康春堂，小孫他們。他覺得他正在同一個因循的腐朽但是沉重的社會在抗衡，他的笑容是他對抗衡的滿足。他走在黑河灣的院落中，一壁走一壁深慮的笑着，那顆笑他自己也不覺得的是一種心理的滿足，一種信心的拋棄，不自覺的出現在臉上。

他走過工廠時，看見廠房中還在亮着，但是並沒有一點聲音，小孫同張大頭兩個正手是都于手交插

的守衛在廠門口，兩個人都覺得有一種重大的使命，機警地準備着。吳師夫聽着小孫那高亢爽朗的聲

音：「誰敢進去一步，就拖出來燒死。」接着他們嘻嘻的笑起來，他們沒有看見走在對面黑暗中的吳師夫。吳師夫用力壓了他們一聲：

「孫實生，滾回去。」

「呵！吳師夫，我們在這裏。」小孫回答着，這回答變得熱烈，滿着彼此的信任同友愛。吳師夫像能夠感到希望，理想，同力量在這一刻在他身上升高起來。

補白

葉松濤

在這悲劇的國度裏，個個深沈的悲哀與憤怒，也不會有強烈的愛。

死，個不能更活的階級的向前進，這要比死更可悲哀的事。

機關槍是用來對付敵人的，轉念來鎮壓動搖的戰陣，只有使自己的陣線更紊亂。

七

首

1

本片卷自 1945 年 1 期